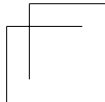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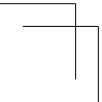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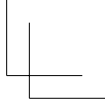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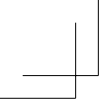




狗
洗



八成是秋田犬，又神似柴犬，一雙眼神炯炯發光，遠在對街就難以忽視。

近看愈不對，皮毛上一片髒汗疑似嘔吐物，口鼻沾滴黏垢，令人費解牠是隻本來養在哪戶豪門的秋田犬？或者什麼狗？



「欸，擋個十塊二十塊吧！」文財擦擦鼻涕，手往我一攤。

我身子不自覺縮一下。

「喏。」我掏出十塊錢，丟給他，「省點花，下次不能給你了。」

說完我想，下次，不給他錢，他住不下去，要上哪去催討啊……想到這，我

頭皮一陣麻，不知算麻還癢，遂洩怒地揣緊全身衣服，往店內走去。

店內。部分宿友稱它平價旅店，那些這麼稱它的人，常就愛拍劉嬭馬屁。說是在劉嬭前聽話一點，遲早她軟下來，大家都有好日子過。

走近櫃檯，「欸，阿星啊！你褲腳拖了一大坨那什麼？狗大便？」劉嬭叫住我。我瞥向她那永遠微皺的眉眼，總不自覺給她眉心中間一條壓擠出的摺痕給勾住笑笑來。

「笑什麼？」

「看到你心情好。」

「呵，少拍馬屁，不付錢，照樣把你趕出去！」

她出口重，但予人一種大刀闊斧的無傷大雅。

眉間摺痕擠著擠著，那縫，藏納兩道眉多年積累下來的甜言蜜語，嵌入極深，彷彿她婚姻是從縫底深處結過來的，現在，孤子一身，兒女都上哪去了？劉嬭用大嗓門蓋去她不願被識破的部分，特別是一群無家可歸的街友。

踩入公共池。水温尚可，我放心沉入水中，耳朵咚一下，不意謂身體乾淨得

了，強睜眼，看到周旁的粗壯腿肚，光微透進來，腿們發亮，活像剝了皮的象腿，汗水淋漓……

文財的腿，也在裡面。

他白亮的肚腹，一點看不出每天總要餓個一回。

噯，文財，舊識，以前我還有地方住，他來找過我（當然，當時他已無處可去），幾瓶臺啤下來，我不勝酒力，呼呼睡去，醒來發現書櫃空了，《八爪犬》漫畫七集全部不見，必是文財給A去看了。憑上次他問我有沒有收藏《第一神拳》，我就猜到，一定是他。「說！是不是你拿的!？」他死不承認，我說漫畫不是我的，他發狠擻話再白目就要扁我。後來沒地方住，想起來，嘔上加嘔，想說還有兩集沒看完，就跑去漫畫店坐下來，「裡面看一本八塊。」老闆娘說。「那我站著看呢？」她瞪我一眼，我識相把書塞回架子，卻瞄到，書脊上一顆油漬，「還摸啊！」我想起那次吃香腸邊翻漫畫，應該也是不小心滴到這一集。

被催著趕著，我不情不願走出漫畫店，鞭炮正起，我往街道盡頭望去，看到市長剪綵。

平價旅宿就是當天開張。擠滿人潮，泰半是些喊不出名字的大官，部分眼熟，部分則不，西裝筆挺皮鞋發亮。我擠不入人堆，遠遠仰頭，一副淡然視之的樣子。

「欸，那隻狗又來了！」文財肩撞我。

望去，真的來了。

那隻秋田犬，左搖右擺像個巡官走過來，逼我不自覺退兩步，恰恰讓開一條路。後來，我忘記秋田犬當天走到哪去了，夜裡卻在橋墩下猛猛驚醒，後腦勺被厚紙板下的凹凸碎石扎得作痛，那痛，亦像一般靠阿斯匹靈解決的頭疼。而耳邊，只有風颯颯吹著。秋田犬，定定凝望我，眼內沒凶光、不齜牙，卻咬進了夢裡。往後，狗常在我夢裡現身，偶爾路上與牠碰上，我總不自禁將頭垂下，牠直視我，彷彿知道了一切。

直到我住進平價旅店，這段時間，牠仍不時鑽入我夢裡。

「撲……」冒出水面，直瞪天花板找空氣，水自眼睫流開，我再度清楚看到蜿蜒的水管，暗紫偏灰，再近，恐怕就是一堆喚不出名的垢，我思索過不只一次，它們通往哪裡。

躺回床鋪，濕熱，等水瀝乾。不經意摸及床單下一顆圓圓突起的硬物，我心怔，張看周遭室友一個個東歪西躺各顧自事，於是放膽往床單下撈去，將硬物搆了出來。不是銅板。

有點失望，我輕捏它邊琢磨著，掂掂不重，表面滑亮，像工地偶見的圓鐵片，但它質佳，邊緣平滑，不像工地來的。搓著搓著，手指挺舒服。

有個字，想不起來，用來形容美好的事物。人有時就是腦鈍，該記的硬記不起來，以致好東西一件件晃過眼前，卻開不了口讚美點什麼。

這樣過了一晌，日光增強，窗戶透入一束斜光，很快，鐵片就抓到角度，爍著光，我手一傾，將光反射到隔壁床熟睡的國登臉上，他皺皺眉，將身子一翻，險些摔落。

我笑。

當天下午，我去曬衣場悄聲抓來一件衣服，換好，「你釦子沒扣！」不理劉嬌，我逕跨出大門，往街道盡端看去，漫畫店還開著。只是聽說客人少了。

沒概念，很久沒進去了。

我摸摸口袋，圓鐵片和兩枚硬板緊挨一塊，一股腦兒塞給人，還是可能當三十塊。往街角走，清新空氣迎面將鼻腔清過一遍，拐彎之際，我回頭瞟了平價旅店一眼。它開張時，我曾心想，或許永遠不會住進來。



本店是市政立案，為街友所設之臨時宿所。使用一日酌收新臺幣十七元之設備維護費。按日收費。無身分證者，恕不供宿。本店附設就業諮詢及證件補辦諮詢，為避免不肖人士利用，每次使用酌收五元。住宿期間如有違法情事，概永不得申請入住。另，本店不代收郵件。

這街，每天來。總想問，來過的風，吹過什麼。

這裡的枯葉不追紙飛機，店門隨風開闔好像隨時準備遠走高飛的樣子。誰都知道，市長早早放棄了這一區，編列預算替街友搞個窩，純為蓋錯的建築找個名

目，掛上招牌，好像城市這一區跟別處有那麼點不同，每當看各個同伴狼狽猥瑣進進出出，又突然意識到，我們不夠格自詡獨特。反過來想，付幾個銅板，換地方住，總是不欠誰，起碼，不細看店口住宿須知，躺平後似與一般旅社無異，睡得尚稱安穩，有時醒來，甚至忘了自己無家可歸。

我確知，有條管，自市長辦公室，通往公共池。光想長苔的水管裡沉積了哪些液體，我餓意全消。

「欸！把狗給賣了如何？」

「什麼？」我轉向文財，耳朵不自禁附向他。

「賣了那隻秋田！」

我輕哧一聲，不表意見。

這想法恐是自我腦裡飄走後，才去到文財那邊的。成天餓肚子，沒打過秋田犬主意才奇怪，我曾賴在街角，默候秋田犬挪移動線，看會否有個飼主、抓狗大隊什麼的冒出來。

就是沒有，牠孤伶伶的一個身影，饅頭滾過跟前也不見牠俯頭啃嚙，宛若街

頭一隱士，我這街友看了都要肅然起敬。

何況，賣給誰？

「這狗好，洗一洗可以賣個好價錢。」

我沒好氣，搖搖頭，腦內卻浮現秋田犬的樣子，那形貌，我確知並非出自過去街道上的碰頭，而是我夢裡，非常確定，是夢裡的模樣。

光這就足讓我渾身發毛。

夏天易出汗，哪裡都坐不久，我肩撞文財，表示自己要走，我希望可以找到哪條路，以讓自己走得不像要回平價旅店，而是別的、類似河岸的涼快地方。

想當初平價旅店開張，我走經，還刻意停了一下，假裝掏菸，鼓脹口袋內什麼也沒。人群未褪，我吸吸牙縫內，蛀牙的腥澀味，往往用勁一吸，可當一餐來用。香菸就把味道破壞掉了。故我少菸。除非別人遞來。

當時，我刻意將頭探近，好奇著裡頭所謂的澡堂是什麼。隱私處，濕濕的，不會輕易給外人看到。

這勾起我好奇心。

這跟後來入住大有關係。

看天空，接近中午，我吃吃笑起來……，或許與我剛分頭的文財，這時去早餐店索討吐司邊了。宣稱要餵魚，自個兒果腹。

大夥再怎麼聚一塊，我也不會跟他們同一國。

再怎麼對吐司邊嚙口水，也不見得真會去嚼、去吞。

低頭走路，停步，看到一條絨線，撿起，我摸出打火機想將它點燃，看它撲滋撲滋宛若倒數的引信。但打火油沒了。我再度想起文財，想著他該津津有味啃著吐司邊，口袋裡，至少有顆打火機。借條吐司邊，可以趁機摸過來。

我停步，就在早餐店不遠處。摸摸肚子。心中尋思著《八爪狗》的結局是什麼。



我眼鏡弄丟很久了。

最後一次看到它，是睡前，當時，鞋架、衣櫥都還在，醒後，東西慢慢不見。

甚至我也弄不清，是一件一件不見、還是兩件兩件，甚至稱不上慢慢不見，而是比慢還快一點的那種速度。

幾點了？

一日之始，我以牆面光線判斷時間，有時甚至躺到天暗都爬不起來。

這兒的床，有股引力。雙層床，我常睡上鋪，這樣離天花板近，打什麼腦筋，都有個東西彈回似的。每天，大房裡臭氣沖天，烘熱難耐，一支壯觀大風扇來回吹著。慷慨如大過年，卻不涼。

冬天有電暖氣嗎？

我在這住得不够久。

這班人也都還不算老道街友，指甲尚沒黑到嚇人，大有機會重回原來的生活，然而不夠髒卻沒法輕鬆俐落乞到錢，為東山再起鋪路。偶爾，看到文財貼著牆壁磨蹭，那臉上表情，不像止癢的舒服感，反帶入境隨俗的意味。

聽人說，搬張紙板，睡到地下道去，面牆，一覺醒來，杯子必不見底。好賺得狠。這間平價旅店，分明是害街友丟工作，製造社會問題。有床可睡，誰還甘

願睡馬路？

不管跟誰約好哪個日子，那一天，總會提前、悄悄地爬到我眼前，我這人約好就不失約，現在，也懂得不放棄跟人交談的機會。

文財是老友了，跟他約見面，是為了確保彼此均安，像報平安，一見面卻吐不出什麼象牙。文財老愛講到他老婆，對照孑然一身的我，他的已婚事蹟儼然當年勇，隨時可拿來刺我，施銘雄更噲，他有兒子，還一雙，他老要吹噓，等兩個兒子大到賺得起錢，他就正式跟我們告別。

聽來耳朵癢癢，卻找不到話來回酸。

心裡空空。

曾有誰跟我稱得上是一對的嗎？確定自己一貧如洗的那一天，我並未用任何圓圈，沿著月曆那一格，重重標出來，一如所有生日、紀念日，我一併忽略、遺忘，所有數目字與我無關，我在爸遺留的那間偏僻小屋，推開百葉門，塌塌米上，睡了好多無關痛癢的午覺，菸戒不掉，偶爾同朋友外出飲酒，亦不記得出手刷掉多少錢。

某天醒來，日光強射眼簾，我抓眼鏡戴上，屋子從一條不知名的縫，裂開。那是第一次，我從裂開的鏡片，看房間、看屋子、看鏡子裡的自己，臉上的灰塵，就貼附鏡面，像無論粗魯或溫柔都除拭不去的一種好奇的存在，它一直這樣看著我，尋思我會以什麼樣的姿態，離開這裡。就算離開，又能走得多遠？

汗漬好奇我會到哪去，最後，這種存在也慢慢有了名字。

一如我的存在，後來也換了名字。

現在大家都打回原形，也沒機會跟誰一決高下了。那些划酒拳吆喝嚷嚷的一切，只意氣風發了一夜。

再回旅店，身上已經泛出一層汗味，有股衝動再泡他一次冷水，但想到澡池的水一天一換，此時多半混濁不堪……。

洗了，就討不到錢了。

我總不排除，哪天我真放下了身段，到地下道去，趴躺，累了就睡，安安分分夢著腦袋不遠處的空杯，喀啦喀啦，硬幣一枚枚掉入，久無聲息，可能是張大鈔……。

而那個哪天，有賴一副骯髒的身體給予勇氣。

想著想著，就睡著了。

癢醒，我站起來，若無其事踱到交誼廳，靠牆，摩擦，方桌擺了兩個菸灰缸，一白一黑，一段時間沒倒，各自更黑與更白。

椅上只有國登一吞一吐抽著菸，我沒厚顏跟他擋，直看他口袋鼓鼓，應是今天大豐收，有錢買菸。

他算上道，還是掏了一根遞給我，甚還拿出一根小黃棒，我湊近一看，才知道那是香菸沾粉，他彈開蓋子，我禮貌地沾一下，接了他的火，抽第一口，直覺欠他真多，吸得小口小口，希望他快快走開，好任我盡情吞吐。

菸燒完，胸口有點痛，有股衝動問那是什麼沾粉，我好去尋解藥。

手插入口袋，緊緊捏按那枚圓鐵片，觸撫光滑，彷彿消耗品，胸越來越痛，我默禱圓鐵片可以將我治癒，我仰高頭，看天花板。

天花板上爸爸的臉。

直到夠餓，胸口的痛才稍稍減緩。



稍晚，我摸撫肚子。

邊想，沒了錢，過幾天沒地方住，該怎麼辦，這念頭含糊，卻著實令我不安。側躺面壁，汗毛摩擦被單產生靜電，像蜘蛛沿著手臂爬上來。

我思緒回到酒氣熏天的某一夜。敢欺負我，他們兩個無賴，一定是瘋了。

我跌著腳步，躺倒同一條路，嗅到花香，我睜不開眼，察看是哪種花。

夜裡怎會有這種香氣？

酒精衝擊著腦，胃隱隱翻騰起來。

那感受，跟現在的餓，所差無幾。真的，到一個頂點，便慢慢放棄感受。它凝縮成一枚痛，像醫師為外科手術標出的一個點，方便對準、切割。下刀前，一切不足掛齒。

如果我當時及時睜眼，那麼，那種花，勢將頻繁回到我的生活，即便已無茶几、

花瓶，倘若真能及時睜眼，也將更確定，那香味，並非來自誰的香水。

天花板角落，一隻蜘蛛爬到網中央，看著黏獲的蒼蠅，遲疑著不知該不該一口吃掉……

我用力閉眼，擠眉，再睜，一隻瓢蟲、一隻甲蟲，一左一右，朝蜘蛛爬去。用力閉，再睜，蜘蛛不見了，絲網中央大開一洞，歡迎著誰。

一陣爭吵自大門闖入，幾個宿友挨上前看熱鬧。

「老子有錢！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」是文財聲音。

「有錢是吧？吐出來啊！別只會出一張嘴！」劉嬌也回得不客氣。

各個街友紛紛跳下床，擠到門邊，附上耳朵。

啞啞……

我能想像櫃檯招財貓被文財一掌掃下

「砸東西我就怕你呀？我活到六十幾歲還怕你這個流浪漢？再鬧我叫警察把你架走……」

我眼睛直盯斜對角天花板角落，一個小黑點，隱約移動。

「死老太婆，妳以為自己多高級啊！還不是被子女丟到這裡養老等死！」

「出去、出去、給我滾出去！」

那個小黑點，會慢慢織出另一張網，灰撲撲的一坨，天花板一角，醒目，卻短時間內不會有人將之清除的那種網。

那種網，起碼是個棲身之處。

吵鬧聲趨緩，街友回到床鋪，議論紛紛。

我翻身，蜷起身子。



入夜，我說服了國登，陪我溜到街上。

接近那條街，我速度放慢。狗吠聲並未侵襲這條街。

我擠不出什麼表情來給國登壯膽，只好一字一句強調：「洗乾淨一點，牽到很遠，照樣賣得掉。這種狗很值錢的。」

跟文財欠我的那十塊錢無關，說不上來，何以文財離開，我就難再繼續待下去。確切來說，充其量突感身體空空的，想找些事來做，成不成，起碼努力過。

我們在空中曠的街晃了一會兒，始終不見動靜，國登一派悠閒，似乎無意找狗，偶爾揮舞雙臂更像多搜刮些新鮮空氣活絡心肺。

也或許，唯有假裝自己不在找狗，才能稍稍鬆懈壓力。

「我說真的，我們要做的事，不能給警察抓到，不然，就沒地方住了。」

「去地下道看看吧！」

地下道，街友三三五五，散布各角落。

他們有些殘、有些健全，付不起一天十七塊，還是，根本不願住到平價旅宿去？市府宣導得不算積極，夜晚一到，他們乞累了就地而睡，提不起一點勁走到旅宿去租一夜的床。

「有沒有看到一隻秋田犬？」國登走到一個丟錢的位置劈頭就問。

那人直視我們，疲憊中擠出一點敵意，他看得出，我和國登這類站姿，都是平價旅宿來的。

「你找那隻美美的狗啊？」

不遠處，有個聲音喊過來了。

我望過去，是黑暗中一個盤坐報紙上的人影。

「前幾天，那個什麼什麼局的，才巡過這區一圈，抓回一堆狗。」

心跳不覺加快。

那黑影往後靠，以一種聳聳肩的聲音：「誰知是生是死，自己活命要緊。」

我身體發寒，忍不住環抱上身。

聽完這些話，國登反而鬆了一口氣，今晚什麼都不必做，明天也閒下來。

「走了！」

照他用力呼吸的輕鬆模樣，似乎露宿街頭也不是什麼壞事。

我用力記下他那張表情。



回到旅店，才發現麻繩已經不見，大概剛回程握在手上玩著玩著，一恍神，不小心鬆開了，就這麼不知不覺。像條蛇，留給了街道。

一如我也是不知不覺，失去一個棲身之處，明天，或許又要失去另一個。

爬上上鋪，木床嘎嘎作響，惹來周遭人不耐翻身，更多窸窣噪音爬滿通鋪，轉瞬又趨於平靜，像逃散的蟲子。

這樣的夜晚，對我來說是黑得夠用，夠我快快睡著。

但不訝異，眼角也是這樣悄聲濡濕。

此刻，秋田犬正趴在一个個噓叫四起的籠，終於有個棲身之處，但牠安安靜靜，稱不上更快樂或不快樂。

漆黑夜裡，牠看得不遠，直勾勾的眸子不再銳利，世界在牠眼前慢慢倒退。

當晚做了一個夢。國登和我，將秋田犬的嘴悶住，一頭一尾，大步扛入旅店，劉嬾倚著椅背睡著了，臉上表情安詳有如夢到一張餐桌、幾個家人。

燈開，澡堂被白光照耀得異常明亮，從來不知道，夜裡的澡堂，是這樣，豁亮有如高級三溫暖。秋田犬很乖，我鬆開手，牠一聲不吠，只是道別般定定看著我，

我和國登將牠浸入公共池，輕壓，牠像沉入水中的冰塊，認命的，默默的。

一腳跨入，我也沉入水裡，掙扎著睜開眼，我看到狗，營救主人似的，朝我游過來。